



郭玉川是我一直重点关注的达州本土画家之一,我谙熟他的每一个“动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从小在一起画画,彼此间相互了解的缘故。

□文/张全普

艺术家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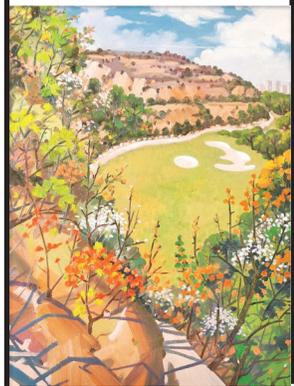
郭玉川

巴蜀画派代表人物  
中国钢笔画大展金奖得主

达州市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

515 艺术创意艺术委员会委员



## 巴山艺事

# “新乡土”画卷就这样展开

2007年,郭玉川将自己在达城的一家装饰企业交由朋友打理,举家迁往成都国际浓园,丝毫没给自己留一点退路。落户浓园艺术村后,他就完全变成了一只“夜猫子”。我常常在深夜两三点钟被电话铃声叫醒,睡眼朦胧地只听到他一声吆喝:“准备开工了!”害得我第二天不断打电话问他前一晚画的进展。中午正躺下,电话又骤然响起,他细声说:“昨晚弄了一幅大画,刚刚抬走……”

郭玉川16岁那年,找到一本刊登在《美术》杂志上的罗中立画的《父亲》,对其整整临摹了一个暑期。2005年,罗中立回达州采风,郭玉川全程“接待”,他还向罗中立谈到自己临摹《父亲》的感慨……郭玉川一直坚持画大巴山题材的风景画,希望在这一块上有自己的建树。“作为达州本土画家,我应该为家乡文化艺术建设做点事情!”

1995年至1996年间,郭玉川创作了油画《崛起》,他将大巴山景物笼上一层雄壮与华丽的诗意图调。如果说《崛起》是郭玉川“讴歌生命”的一幅力作,那么此后,他的《秋风吹过山坡》《夜深空山静》《春行巴山》等一系列作品,无一例外地都与家乡的大山联系在一起。郭玉川从“讴歌生命”走到了“领悟大地”。

近年来,郭玉川的大巴山风景画卷一经展开,便立刻受到媒体和艺术评论界的极大关注。四川美术学院留英硕士陈蛟蛟、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刘立策博士等对郭玉川的“新乡土绘画”特地进行了课题研究。四川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著名批评家彭彤说:“在中国当代乡土绘画领域中,郭玉川的艺术一直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气

质与面貌。从他的大巴山系列油画作品来看,郭玉川已经形成了自己一整套个性鲜明的乡土绘画语式或风格。从连绵展开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往往可以一眼将它们从中国当代乡土油画同样优秀的作品序列中分离出来。分离与组接、差异与共鸣,郭玉川在图绘着峰峦起伏的大巴山的同时,也找寻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他正在将自己深深地镌刻在中国当代乡土绘画史上。”这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去的艺术家,一位深深眷恋着大巴山,并以家乡为荣的达州人。

郭玉川是“达州艺术”的积极推行者。他去“蓉漂”后,充当了成都与达州艺术家之间的“联络员”,作为四川省文联和省美协创作基地副主任,郭玉川一方面不时将省里的展览引来达州,这其中包括原省美协主席阿鸽、“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之一程丛林、“藏墓画家”林跃等著名画家的作品,一同运抵我们的家门口,这在达州美术发展进程中是少有的。与此同时,他还把达州本土画家介绍到成都,参加艺术村开放展和画廊展。谈到家乡的艺术村建设,郭玉川说:“巴山画家群在国内艺术圈有很好的知名度,应该有计划地推广和大力宣传,特别是在外发展的达州籍艺术家,更要好好地助推家乡的艺术,多联系对外交流与展览等活动……”

郭玉川从事的是职业架上绘画,他的作品与当代其他一些画不大一样,他把美观点、哲学观等很好地与绘画融合在了一起,带给观众的是一幅幅唯美的画卷,所以,他始终不愿意偏离唯美这条路线,创作的作品都是真、善、美精神的体现。

## 与草木交往

□晓晓

春天的一个早晨,82岁的父亲早早起来,他给我打来电话:“你陪我回老家去看看,那棵树是不是发了新芽?”

父亲念叨的那棵树,是一棵槐树,是爷爷在他34岁那年栽下的,这棵70多年的树,成为城里父亲的牵挂,那树下,就是爷爷瘦弱的土坟。爷爷去世以后的每年清明,父亲都要去树下祭奠。一棵树的身世,被父亲记在他发黄的厚厚本子上,那是父亲自己编写的家谱。

其实这些年,我与故土老家的关系,已经如飞到高空越来越渺小的风筝,但父亲不同,他对老家一棵树的身世、一眼井的来历、一个地名的典故,却如底片在黯淡时光里的显影,愈发清晰。父亲还买了一本植物志,细心研读植物们的变迁、习性。

还有谁,像我父亲这样,去关注过草木的身世呢,它们的种族、繁衍、变异、命运……山风浩荡,草木森森。

某种意义上,没有人真正去看过一朵花。这话是美国一个女画家乔治亚·奥基夫说的。女画家把花木们与自己的身体相拥,花木们似乎也微微颤动了。白天,奥基夫一个人去山间寻找可入画的花木,后来在园子里亲自种植,夜晚,她就一个人坐在屋顶看星空。她面对花木作画时,常常与花木交谈,与花木有了深厚的感情。一遇暴雨狂风天气,她就产生心灵感应,树木花草在暴风雨中的摇摆呼号,通过一种无形的波传到她体内——草木们是不是在受难,能不能抵抗一场狂风,都让画家揪心。有一次奥基夫突觉耳根发烫,她赶到森林里,一场冲天山火爆发了,望着燃烧的草木,她泪如泉涌。

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父亲遗传下来的基因。我常常感觉与奥基夫神交已久,看她的画时,保持着匍匐的姿势,把胸口都贴上了。我对花草树木的

感情,已经是属于哪怕面对面,也要在寂静中相想了。尤其是在阅读了某先生的一篇文章后,感触更强烈了。那先生说,草木是最安静、最富美德的生物,也是肉体最伟大的保姆,所以多闻闻草木之香,多认识一些植物,比认识更多的人要好得多。他还说,即使他被发配到荒野,只要带一本《本草纲目》,也能够活下去,芥命无忧。

偶尔环顾左右,发觉与我一同和草木交谈的人,已如珍稀植物一样稀缺。我一个远房堂叔去世好多年了,他活着时,我喜欢往乡下跑。那些年,年过古稀的堂叔,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仍是栽树,满山满坡的树木,我总觉得有堂叔的气息在流淌。我每次回到乡下,总能在山风中找到堂叔,他就坐在树下说话呢,但四周无人,只有风中树木山草的摇摆。有一次,我这样问堂叔,和谁说话呢,说啥呢?堂叔呵呵而笑,他用手指了指那些参天大树,还有刚栽下的小树苗。堂叔说,我在对它们说话呢,好好长啊,快快长,我都七十多岁了哟,就慢慢等你们。堂叔一个人在山坡上,挥动着铁锹,挖坑、扶树、浇水、培土……他把自己的气流传递到刚栽下的树上。小树在天光下生长,堂叔抚摸着树身,像慈祥的老父抚摸着子孙,盼望着它们长大。

堂叔临终前留给我的遗言就是,侄儿,我走了,你帮我照看一下那些树哈。我回去了,望着那些树木,总幻想出堂叔的音容笑貌,他还在山林间走动,摩挲着树,躺在草上说话,咳嗽一声,树枝就会摇动一下。一个人走了,但还有那人栽的树在大地上生长,迎接着岁月里的风雨雷电,这不是一种生命的绵延?

苍天之下,草木有情,草木有灵。或许,关注草木的身世,就是关注我们命运的悲欢交集。

## 声 明

近期有网络、媒体上出现高达高速招聘收费员的不实信息,现严正声明如下:

一、我公司未发布和委托任何机构发布收费员招聘信息,其它网络、媒体上所谓的招聘信息、招聘行为均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保留向发布虚假信息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

二、我公司的招聘信息仅在公司官方网站公布,相关信息以官网为准。

特此声明

四川高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8日